

海弗林格伯爵領，內務卿官邸。

「唔，抱歉，我沒什麼時間打掃。」

新任內務卿林哈爾特端出一盤餅乾，泡了一壺花果茶，送到準時來訪的皇帝與老師面前。他的辦公室堆滿書籍，木桌旁的黑板畫得亂七八糟，招待客人用的長椅子上也疊著雜物。

整間辦公室裡，唯獨一張他用來睡覺的椅子勉強算是乾淨。

三人沒浪費時間找地方坐，直接站在茶桌旁展開談話。

白盜茶杯中的琥珀液體裡浮沉著碎花，氤氳熱氣中飄有似曾相識的甜甜香味。

剛泡好的茶還很燙，艾黛爾賈特將杯緣湊到唇邊吹涼，稍稍嗅聞了一下。

「這股香味是……莉絲緹亞上次帶來皇城的花果茶？」

「香氣一樣，不過這是她調的新茶喔，味道不甜，口感更溫順，我個人非常喜歡。」莉絲緹亞特製花果茶是林哈爾特每天必喝的飲品，可以幫助提神醒腦，讓思路更清晰。

他耐心等待了一會，到了實驗出的最佳飲用時間才開始喝茶，喝了幾口後，滿意地一笑。

見他頗為自豪，艾黛爾賈特想起莉絲緹亞信中交代的任務，放下茶杯，鄭重地開口。

「林哈爾特，我想先替莉絲緹亞問一個問題。」

「關於我前幾天的求婚嗎？」

林哈爾特若無其事地反問。

「……對。」

「她拜託妳問我是不是認真的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我想親自告訴莉絲緹亞，就不勞陛下費心轉告了。」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搖頭一笑。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不過，為什麼呢？我仔細為她檢查過，沒意外的話，她一定可以長命百歲。」林哈爾特自顧自地說著毫無邏輯的言語，托著下顎陷入思考。

他怕麻煩又討厭束縛，卻出人意料地主動爭取繼任海弗林格家當家，承襲了內務卿一職。目的是利用內務卿身份，堂堂正正地接觸皇家禁書及在香巴拉的文獻，拯救莉絲緹亞。當然，若他照原本想法當一名學者，艾黛爾賈特必然會提供協助，他也一定能達到目的。但他希望將改變莉絲緹亞命運的力量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——

帝國在香巴拉發現地下書庫的那一天，這個想法強烈地支配了林哈爾特。

他立刻回家與父親密談，三天後成為新任當家，半節後正式成了海弗林格伯爵。

貝雷絲打倒解放王、陷入昏睡的半年間，經過夙夜匪懈的研究，林哈爾特終於實現對莉絲緹亞的承諾，親手消除了她體內的兩個紋章。

「我以為莉絲緹亞會馬上答應我，讓她猶豫的究竟是什麼？」

「你真是不懂女孩子的心思呢，海弗林格卿。」

艾黛爾賈特拿起茶杯，邊說邊瞄了一眼身旁的貝雷絲。

貝雷絲注意到她的視線，微微一笑，伸手拿起一塊餅乾，遞到她唇邊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默默咬下半塊餅乾後，貝雷絲收回手，吃掉了另外半塊。

「我想到了，應該是因為——我從來沒正式向莉絲緹亞告白過。」

林哈爾特自己想到了原因。

「戰爭中我說想跟她成為家人時，她也嚇了一跳，回我『可以考慮』……」

說著，林哈爾特笑了起來。

「她都沒變，在某些地方有自己的堅持，還是要循序漸進，先表白再求婚才行啊。」

「……」

正在喝茶的貝雷絲忽然頓住，意識到自己是沒表白就求婚，悄悄看向艾黛爾賈特。

「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一點也不在意先後順序，對她突然投來的嚴肅目光只感到不解。

「林哈爾特，其實你很瞭解莉絲緹亞。」

「當然了，因為她是最重視的人啊。回到帝都後，我得馬上去找她。」

林哈爾特認為問題已經解決，安心地喝完剩下的茶，再替自己倒了一杯。

「那麼，來談正事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點點頭，立刻切入正題。

「我想瞭解『沃土』的最新進展。」

林哈爾特主持一個用魔道具『沃土』改良糧食產量的同名研究，目前進行到水果項目。

「現在十個果樹實驗區全面進入試行階段，依照第一階段的試產數值推算，最後總產量可

以成長兩到三倍左右。」

「嗯，我期待成果。」

「我會定期送上書面報告。不過之後還得克服量產『沃土』的難題……對了，妳們現在喝

的花果茶，是莉絲緹亞用第一階段產出的果實加工製成的。」

接下來，向皇帝報告的過程中，林哈爾特時不時會突然提起莉絲緹亞。

前陣子求婚之後，他便被莉絲緹亞避而不見冷落到現在，似乎感到寂寞，一直在思念她。

「——她之前交代我，一定要拿這個給妳們嚐嚐看。」
兩人離開辦公室時，收到了林哈爾特送的一瓶莉絲緹亞特製果酒。

談話結束已是夜晚，由於皇帝隔天要參觀實驗，林哈爾特安排她們住在官邸的雙人客房。客房佈局比照一般旅店的雙人房，簡單地放了一張桌子、兩張椅子跟兩張單人床。

桌巾上倒扣著兩只銀製酒杯，艾黛爾賈特看到馬上提議。

「老師，我們喝喝看莉絲緹亞的果酒吧。」
「嗯。」

同一時間，內務卿辦公室。

「啊！忘了事先告訴她們！」

打盹到一半，林哈爾特猛地驚醒過來。

「『沃土』種出來的果實有一部份經過發酵，對上古龍種可能有催情作用——」
他睡眼惺忪，望著雜亂的桌面恍神了一會，摸摸下巴。

「唔，沒關係吧……書上寫的上古龍種早就滅絕了。」

林哈爾特往後一倒，繼續呼呼大睡。

貝雷絲拔出軟木塞，為兩人各倒一杯果酒。

艾黛爾賈特端起銀杯淺酌一口。

如她所料，莉絲緹亞討厭苦味，所以她釀製的果酒嚐起來甜甜的，半點酒的苦味都沒有。而且純度很低，艾黛爾賈特喝了不會醉，喝完之後，唇齒間只殘留濃郁果香。

貝雷絲看她喝得津津有味，想著一定要跟莉絲緹亞道謝，就見艾黛爾賈特朝自己舉杯。

「老師，下次帶這個請母親大人喝吧？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微微一笑，跟她乾杯。

她只對艾黛爾賈特提過一次，傑拉爾特在日記上寫道，貝雷絲的母親討厭苦味、不敢喝酒，生前一直遺憾無法與他喝一杯。

有了莉絲緹亞的果酒，往後她們去掃墓就可帶上這種果酒，讓傑拉爾特夫妻舉杯共飲了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……」

兩人洗漱完畢，準備睡覺前，艾黛爾賈特習慣性地替房間施加咒術。

「進出禁制。」

貝雷絲感應到一股魔力流向四面八方，包覆住整個房間，形成一層薄韌的障壁。

艾黛爾賈特坐在靠門側的床上，解開沐浴後隨手紮起的馬尾，長髮頓時傾瀉而下。

她望著剛在另一張床上坐下的貝雷絲，順了順髮絲。

「老師，聽說今晚會很冷呢。」

貝雷絲轉頭看向窗外，今晚月光如瀑，令她聯想到剛才艾黛爾賈特放髮的美景。不知為何，貝雷絲突然臉紅耳熱，感到體內燃起了一股奇異的火焰。

「……一起睡吧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愉快下了床，一臉正經地走到貝雷絲面前，假裝尋找床上空位。

「不過，空間好像不太夠，我要躺哪裡呢？」

月光照亮了她唇邊的笑意，貝雷絲仔細將脫下的灰色披風鋪在床上，回頭展開雙臂。

「這裡。」

「躺在妳身上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被我壓著，不會不好睡嗎？」

「更好睡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溫順地依偎進貝雷絲懷裡，感覺到貝雷絲吻了吻她的臉頰。

「呵呵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笑出聲，完全收不住臉上的笑容。

伏在貝雷絲懷裡，即使什麼都不做，她也感到心滿意足。

在這個恢復原有樣貌的世界，有最愛之人陪伴，一切都朝著理想蓬勃發展。

艾黛爾賈特回顧過去種種，覺得她生在噩運連連的弗雷斯貝爾古家，卻幸運得不可思議。

或許是預先透支了好幾世的運氣，才能在這一生中遇見貝雷絲吧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用臉輕蹭貝雷絲胸口撒嬌，馬上感覺到她梳理自己髮絲的手指變得更加溫柔。稍稍抬頭遞去渴望目光，貝雷絲立刻捧住她緋紅的雙頰，低頭送來熱吻。

「老師，妳是不是——」

艾黛爾賈特開心地承受她的吻，不禁有點得意忘形。

「喜歡我喜歡到，完全離不開我了呢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貝雷絲笑了一下，將膝蓋緩緩頂進她雙腿間，手從她衣服下擺伸了進去。

「嗯……我、也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在她的親吻愛撫中漸漸喘息，突然明白她事先把披風鋪在床上的用意。緊接著，她被貝雷絲帶來的強烈快感，沖刷得再也無法思考事情。

這一夜特別寒冷，但她們互相取暖，絲毫沒有察覺。

「真是的，你真的很不會照顧自己耶！」

隔天早上，兩人在內務卿辦公室見到了匆匆趕來的莉絲緹亞。

林哈爾特帶著鼻音表示，他晚上在辦公室睡覺不小心著涼，一起來就發高燒了。

「咳……謝謝妳趕來，莉絲緹亞。」

「所、以、說！你為什麼只想到傳音給我，沒想到叫老師跟艾黛爾賈特啊！」

莉絲緹亞氣得跳腳，當她聽到跟林哈爾特成對的迴聲之石傳出求救聲時，真的是嚇死了。

「客房離我太遠了，而且……咳咳……」

「我在安巴爾就比較近嗎！」

「我也只想到……咳咳咳……找妳……咳……求救……」

「——！」

莉絲緹亞啞口無言。

「咳咳咳！請妳別不理我了……好嗎？」

「好啦！我知道了！」

「莉絲緹亞……咳……我心悅咳咳咳……妳咳咳咳！嫁給咳咳咳……！」

「根本什麼都聽不清楚！你養好病再說話啦！」

莉絲緹亞看起來連耳根都紅透了，不曉得是生氣或害羞導致的。

「老師、艾黛爾賈特！妳們還有公務在身吧？林哈爾特我來照顧，妳們快回帝都吧！」

「不，沒有，我跟老師今天的安排就是在這裡。」

「我可以搬林哈爾特……」

「快、點、回、去——！」

她態度強硬地把兩人趕出了辦公室。

艾黛爾賈特轉頭跟貝雷絲對望，後者沒穿披風的模樣又讓她不好意思地移開了視線。

兩人傳送返回帝都後，辦公室裡傳出了莉絲緹亞不敢置信的聲音。

「你房間都堆滿了書跟筆記？那你都在哪裡睡覺？」

「辦公室？啊，對，我知道，就是那個辦公室嘛……不對啦！為什麼在辦公室睡覺啊！」

「天啊，我從來沒看過這麼不會照顧自己的人——」

「好，總之你躺著，我去找梅爾賽德司幫你看病，順便請艾米爾先生抬你去空房……」

莉絲緹亞氣呼呼地再度踏進傳送房間。

林哈爾特看著她的背影，笑著閉上了眼睛。

隔天清晨，帝都安巴爾。

皇帝的寢室內，貝雷絲坐在床邊，拿著昨晚喝完的果酒空瓶，納悶地端詳著。她身後，艾黛爾賈特仍在熟睡，雪白肌膚上處處留有縱情痕跡。

貝雷絲不曾如此不受控制，她猜測原因在於這種以魔道具種植的果實釀成的酒。她免疫咒術，但免疫不了受到咒術影響改變特性的果實成份。

她喝這種果酒，身體一樣不會醉，但喝下去的後果比醉酒更嚴重。

如同扔下一枚火種，將心底對艾黛爾賈特的情意一口氣引爆——

幸好艾黛爾賈特並不脆弱，溫柔地全數承受下來，直到天色將明才沉沉睡去。

貝雷絲回頭看了一會，正要起身，不知何時清醒的皇帝從背後抱住了她。

「我的聲音……都沙啞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埋怨，在她左肩上咬了一口，輕輕吻上她的耳殼。

「不過，很舒服喔……」

貝雷絲聽得面紅耳赤，無論是艾黛爾賈特的氣音或話語，都讓她羞澀不已。

「呵呵，貝雷絲，這次換我說了——」艾黛爾賈特微笑撫著她發熱的臉。

「為什麼，妳會這麼害羞呢？」

「艾爾……」

面對貝雷絲的無奈，艾黛爾賈特輕笑了兩聲。

她突然暈意上湧，就這麼抱著貝雷絲再度入睡了。

貝雷絲摟著她緩緩躺下，溫柔地摸了摸她的頭……

決定在皇帝的休息日中，再陪她多睡一會。